

# 论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

张小艳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汉语史的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以某一体裁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则往往被人们忽略。体裁语言研究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使其在收词、立项、释义、举证等诸多方面出现疏漏。在研究中以敦煌书仪为例,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从词目收载、义项设立、词义解释、书证列举等方面来探讨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对解决这一问题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体裁语言;辞书编纂;敦煌书仪;《汉语大词典》

[中图分类号] H1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5-0163-09

王云路先生指出:“搞好辞书编纂,是语言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反映了辞书事业的兴旺与否,更体现了语言研究水平的高低。”<sup>[1] (p.208)</sup>近年来,辞书编纂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下简称《词典》)被誉为汉语辞书中的“双璧”。《词典》在收词上主张“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编纂上着重从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加以全面阐述,所收条目力求义项完备,释义确切,层次清楚。这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汉语“大词典”。然而,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语词五花八门,三教九流,无所不赅。没有对各类体裁文献(如法律、医药、书信等)用语的专门研究,是很难将其中的语词、词义搜罗殆尽并进行准确释义的。汉语史的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纵向、横向研究,还是专书的语言研究,都有许多杰出的贡献。但对以某一体裁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则往往被人们忽略。体裁语言研究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使得《词典》在收词、立项、释义、举证等方面出现了一些疏漏。就拿敦煌文献来说,因其语料的可靠性,使得它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备受青睐。因而,《词典》中也收录了一些敦煌文献语词,但这些语词多取材于口语性较强的变文和歌辞。像敦煌书仪这种“通”体类文学样式,其中语词虽然雅俗并重,却多不见载于《词典》,即使收载了的,其释义也多有不确,书证往往过于滞后,溯源探流也每有不足。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加强体裁语言的研究,因为属于同一体裁的文献,往往具有相同的语言特征。通过体裁语言的研究,既可以更深入地把握这种文体语言的特点,为全面描述一个时代的词汇系统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可以弥补专书语言和断代语言研究的不足,克服对语言现象认识单一、片面的弊端。<sup>[2] (pp.4-5)</sup>同时,体裁语言的研究成果,又可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直接而丰富的语汇材料。

因此,笔者在此主要以敦煌书仪为例,以《词典》为参照,从词目收载、义项设立、词义解释、书证列举等方面来探讨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

[收稿日期] 2005-01-1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Q05YY02)

[作者简介] 张小艳(1975-),女,贵州余庆人,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词汇、文字及敦煌学研究。

## 一、增补失收的词汇

古代社会发展到唐五代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此相应,语言中最活跃的要素——词汇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大量新词,敦煌书仪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仪中的新词大多具有典型的文体特征,罕见于其他各类典籍,即使偶有出现,也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自然也就不可能被《词典》吸纳。如:

### (一) 揣分、省分、循涯

1. 谢不许让兼赐告身[状]:某词异精能,学无优(优)赡,从来揣分,不望登科。(伯4093号《甘棠集》)

2. 谢[赐]端午衣表:时当五月,泽降九霄,省分增惭,载(戴)恩无力。(同上)

3. 军容答:忽蒙奖问,实荷殊私,省分循涯,难任兢悚。(伯3723号《记室备要》)

按:例中“揣分”、“省分”、“循涯”都指省察、衡量(自己能力的)限度。“揣”,量也;“省”,察也。“循”亦省察之义,如杜光庭《广成集》卷六《李绾常侍九曜醮词》:“事主立身,得罄忠诚之节;循怀省己,常持兢慎之心。”<sup>③</sup>例中“循”、“省”同义对举。文献中“循”又可与“省”、“揣”同义连言,如韩愈《潮州谢孔大夫状》:“欲致辞为让,则乖伏属之礼;承命苟贪,又非循省之道;进退反侧,无以自宁。”<sup>④</sup>《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五》:“今旦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载聆说议,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sup>⑤</sup>此二例中“循省”、“循揣”皆为寻思、反省义。“涯”、“分”都有边际、界限义。如《庄子·养生主》:“吾生亦有涯,而知也无涯。”<sup>⑥</sup>《淮南子·本经》:“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国,各守其分,不得相侵。”高诱注:“分,犹界也。”<sup>⑦</sup>故文献中“涯分”可同义连用,如《隋书·董纯传》:“纯曰:臣卑微贱下才,过蒙奖擢,先帝察臣小心,宠踰涯分。”<sup>⑧</sup>例中“涯分”即指限度。由此可见,“揣分”、“省分”、“循涯”皆指省察、衡量(自己能力的)限度,即进行自我反省,思量所受恩宠和褒奖是否超越了应有的限度。

此三词习见于唐人诗文,尤其是书状表启中。如陈子昂《为武奉御谢表》:“鸿私曲被,殊宠降临,天命既不可违,圣恩允宜祇戴。循涯揣分,实所非图。”<sup>⑨</sup>颜真卿《谢户部侍郎表》:“圣泽频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则多。”<sup>⑩</sup>例中“循涯”或与“揣分”连言,或与“省分”并举,其义明显。以上皆为书状表启的用例,其运用之频繁,已然成了书仪中表自谦的习用套语。后也移用于诗歌,如白居易《答故人》诗云:“顾惭虚劣姿,所得亦已多。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省分辄自愧,岂为不遇耶?”<sup>⑪</sup>其中“省分”亦指省察、衡量(自己能力的)限度。由这组词可以看出,书状表启的用语往往彼此模仿,习用成套,此或为“书仪”普遍使用、广泛影响的结果。

### (二) 不代

1. 自顾不才,叨班荣命,何幸更劳专使,悚愧倍深。草草间,未即披展,因使不代。(斯329号《书仪镜》)

2. 仆先疾弊,已无情理。更属新正,实多悲怆耳。谨此不代。(同上)

按:古人云:“尺牋书疏,千里面目也。”谓远隔两地的人们,只能凭借书信尽情叙写心曲、交流感情,正所谓见信如见面、以书代面。然而“书信”毕竟只是“代申面及”,不能尽表心意,故而书仪中又或出现“代申何具”的字样。如《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中的《贺知故得官书·答书》:“忽蒙垂访,惭惧交怀。还谨寸诚,代申何具。”<sup>⑫</sup>正因为他们不能在信中一一具说详情,只好在信末以“不代”来表达这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真切感受。后来,积久成习,习用成套,“不代”便成了类似于

“不宣”、“不备”、“不悉”、“不具”等常用于书札结尾处表示“不能代替面申”的套语。另如唐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使还不代。”<sup>①</sup> 13 pp. 43-45）是其例。

### （三）流问

1. 忽辱流问，有同面申，平生故情，欣慰无喻（喻）。（斯329号《书仪镜》）

2. 忽奉流问，倾得良多。朝夕极热，惟所履佳也，某乙幸愿推免。（同上）

按：“流”指流淌、灌注。因水流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书仪中常以“流”喻指尊者布恩于卑者，或尊者施及卑者的行为，犹“降”、“垂”等。如《书仪·谢驼》：“某艺无所取，职忝军门，已叨奖擢之恩，不憚殚镌铭之报。岂谓太保迴流弘造，特赐矜（父）驼，感激旌麾，下情无任戴荷之至。”（伯3625号）例中“流弘造”指布施恩惠。“问”指慰问、问候；“流问”即用来尊称对方的慰问或来信，言其“问候”犹如水流般自上而下地灌注于心田。“流问”一词，书仪中虽仅此二例，然在宋代文人书札中却经常出现。晁补之《鸡肋集》卷五九《与李中大启》：“驰书尚阙，流问辱先，倾盖足荣，驱车窃抃。”<sup>②</sup> 14 p. 11）陆游《与本路郡守启》：“比奉宸纶，躋乘使传，方惧误恩之及，敢勤流问之先。”<sup>③</sup> 15 p. 13）上几例中，“流问”皆用以敬称对方来信，其中或有称自己去信为“驰书”，而谓对方来信曰“流问”者，其词义的倾向性可见一斑。古书中或有不明“流问”之义而妄改者，如《苏轼文集》卷四七《答乔舍人启》：“过蒙疏示，深服挥谦，顾惭衰病之余，莫究欣承之意。”孔凡礼校：郎本“疏示”作“流问”<sup>④</sup> 16 p. 1364）。今按：孔氏所据底本为明万历间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而郎本指南宋郎晔编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两相比较，“疏示”于文义虽通，然恭敬意味稍逊，就用语习惯而言，亦当以郎本“流问”为是。

### （四）叹满

1. 犹寒，念无恙。即此翁婆万福，吾如常，汝父母并健，馀大小推度。未即见汝，叹满何极。（伯3442号《吉凶书仪》）

2. 未即见汝，增以叹满。善自爱慎，及此不多。（同上）

按：“叹满”，忧叹、愁闷之义，常用来形容想见而不得见时的愁苦心情。习见于书仪，如《高昌书仪·与弟妹书》：“别汝经年，忆迺迟，恒深，杳然未知取集期，但增叹满。”<sup>⑤</sup> 17 p. 234）例中“叹满”，亦为忧叹、愁闷义，或作“叹懣”。如张九龄《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朕虽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强寇压境，侵軼是虞。言念勤劳，良所叹懣。”<sup>⑥</sup> 18 p. 6）谓思念对方，渴望相见，然事与愿违，不免忧叹、愁闷。

### （五）猥塞

1. 不意凶祸，某娘殒逝，哀痛悲悼，五情分割……孟春犹寒，所履何如？名诸疹少理，未由展，惟增哽咽。谨白书，猥塞不次。（伯3442号《吉凶书仪》）

2. 室人盛年，素无疾疹，何图忽遭凶祸？追悼伤割，不自胜情。苦痛深，苦痛深。辱疏问，不任哀咽，谨奉还疏，猥塞不次。（伯2622号《新集吉凶书仪》）

按：“猥塞”喻悲伤满怀。“猥”有众多义<sup>⑦</sup> 19 p. 17），晋人书札中，常与表悲哀、感伤义的语素连用，表示心情极度悲痛。如《全晋文》卷一〇三陆云《吊陈永长书》：“天灾横流，祸害无常，何图永曜，奄忽遇此……无因展告，望企颺咽，财遣表唁。悲猥不次。”<sup>⑧</sup> 20 p. 1088）同书卷二三王羲之《杂帖》：“前使还，有书，哀猥不能叙怀！”<sup>⑨</sup> 20 p. 223）以上例中，“悲猥”、“哀猥”都指悲哀、忧伤猥集心中，犹言悲伤满怀。“猥”与之长久连言，受其感染，也随之具有了“悲伤满怀”义，因而在敦煌书仪中，它又可与“塞”

连用,构成同义复词。

以上所举,其实只是敦煌书仪中特色语词的极少部分,由此也可看出《词典》在书仪类词目收载上还不够完备。而敦煌书仪语词的研究恰可增补其漏收的词条。

## 二、添加遗漏的义项

汉语词汇的变化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多,还表现在词义的不断丰富,即产生大量的新兴义项。敦煌书仪中的新义大多反映了原有词汇在“质”上的变化,且多为《词典》所遗漏。兹举例说明如下:

### (一)改年、改元

改换年号……参见“改元”。<sup>[21] p. 2902</sup>

按:“改年”在古籍文献中多指年号的更换,唐人书状中却常用它来表示年终“岁月的更改”,即特指新旧年的更换。如《新集吉凶书仪》:“经正、冬相贺语:如彼此有二亲,云经改年(如冬云经长至),伏惟俯同欢庆(亦云庆慰)。”(斯2200号《书仪》:“贺年书:改年,永感惟同。”(斯5613号)上两例中;“改年”即今人所谓“过年”,这在唐人文集中也有反映。如皎然《赠包中丞书》:“改年,伏惟永感罔极。”<sup>[22] p. 10</sup>“改年”或又称为“改元”。如《新集吉凶书仪》:“贺正献物状:右伏以青阳乍启,景福惟新,敢申祝寿之仪,用贺改元之庆。”(斯2200号)书状题言“贺正”;“正”指元旦,则“改元”即“过年”之义。

### (二)告谢

①辞职。②古指官员受职后入朝谢恩,又称中谢。③犹请罪。<sup>[21] p. 1534</sup>

按:在敦煌书仪中,“告谢”多表“宣告离去、表示结束”之义,如《书仪镜·与四海贺冬书》:“气候云移,风景告谢,比清寒(互)南日遽临。”(斯329号)例言随着气候的改变,以前的风物景候也相继离去。“告谢”此义习见于敦煌文献,如《于阗宰相礼佛文》:“厥今青春告谢,朱夏初分,舍异类之珍财,召丹青之巧匠,绘如来之铺席,图菩萨之真仪。”(伯2812号)例中“告谢”亦谓春天离去,夏季来临。其实,“告谢”的这种词义和用法也是有渊源的。潘岳《射雉赋》云:“于是青阳告谢,朱明肇授,靡木不滋,无草不茂。”刘良注:“春为青阳,告谢为春终也;夏为朱明,肇,始也,始授谓夏初也。”<sup>[23] p. 178</sup>可见,“告谢”即宣告离去、表示结束的意思,辞书应据补。

### (三)怪讶

惊讶,诧异。唐赵璘《因话录·商上》:“段相文昌,性介狭,燕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sup>[21] p. 4273</sup>

按:“怪讶”除表“惊讶、诧异”外,还有“责怪、怪罪”一义。如《宗绪与从兄状二通》之一:“去夏贤二郎顾访,因话次,便许三郎下乡伴读。自到弊舍,是事索然,至于祇奉,多有疏遗。伏计巡官念以宗盟,未垂怪讶。”(斯76号背)例中“怪讶”为责怪、怪罪的意思。“怪”、“讶”本都指“惊讶、诧异”,而“惊讶、诧异”之极不免生出“责怪、埋怨”来。如《荀子·正论》:“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sup>[24] p. 337</sup>《新集杂别纸·镇州太傅》:“前者辄以卑诚,远干严裁,自持笺翰,尚不惶宁。岂谓司空岁冥分深,顾怜情重,不讶容易,曲赐允从。”(伯4092号)例中“讶”为“责怪、埋怨”义。可见,“怪讶”为同义复词。知此后,再来反观《词典》所引《因话录》之例,会发现句中“怪讶”的词义,并非“惊讶、诧异”,而是“责怪、怪罪”,言段相气量狭小,因此宴请宾客时,即使仅是眉睫之失,也必然会招致“责怪和埋怨”。《词典》将此例置于“惊讶、诧异”的义项下,显然是误解其义了。

#### (四)节料

见“节料钱”。节料钱:宋代逢时逢节分送的供娱乐用的钱。也称作“作剧钱”、“则剧钱”……亦省作“节料”。[21] (p.5225)

按敦煌书仪中“节料”并不指“节料钱”,而是指年节时赏赐或奉送的饮食品。如《刺史书仪·表本谢节料》:“今日蒙恩,宣赐臣充生料者。捧承天命,伏积兢荣。〔伯3864号〕《灵武节度使表状集》:“伏以佳节将临,合陈赞献,惭无异物,用效芹心。前件油面等,聊申节料之仪,以表丹诚之礼。〔伯3931号〕从这几个例子来看,“节”谓节日;“料”即食料;“节料”指年节时赏赐或奉送的饮食品,多为生食,如油面等,故又称之为“生料”。无论“生料”还是“节料”,都始见于唐代文献,如陆贽《重原宥淮西将士诏》:“将士衣赐节料,并家口粮赐等,一切并准旧例以时给付,不得停减。”[25] (p.13)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七《谢生料状》:“某昨日伏蒙仁恩,再赐生料,恩垂望外,喜集愁中。”[26] (p.162)例中“节料”、“生料”都指官家年节时赐予的食料。由此看来,所谓“节料钱”实由“节料”引申而来,并非“节料”由“节料钱”减省而得。《词典》在释义时颠倒了“节料”与“节料钱”之间的源流关系。

### 三、纠正错误的释义

苏宝荣先生指出:“辞书释义的准确性是辞书释义原则的核心,是衡量辞书释义水平的根本标志。”[27] (p.124)然现在的大型辞书,如《词典》在训释词义时,往往有讹误或不够周至之处。借助于敦煌书仪语词的用例与研究,可纠正其中相关条目的释义讹误或不足。现举例说明如下:

#### (一)攀违

谦词。谓有违于依附。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辞云‘攀违某官,谨状’。”[21] (p.3784)

按:“攀”者,援也。明张自烈《正字通·手部》:“攀,自下援上也。”[28] (p.431)后用作敬辞,表示自己身居下位,而对方却高高在上,欲向对方施及某种行为或表达某种情感时,便只能“攀”住对方以示之,正所谓“高攀”是也。“攀”字之用,以示尊敬。敦煌书仪中以“攀”构成的谦敬语极为丰富,如表示挽留云“攀留”,表示送别云“攀送”。《灵武节度使表状集》:“却到华严,设斋告别。临途之际,四众攀留。〔伯3931号〕《刺史书仪》:“而况临歧之日,值某小有不和,既乖攀送之仪,有旷阻(祖)别之念。〔伯3864号〕例中“攀留”、“攀送”分别用为挽留、送别的敬辞。“违”者,离也,则“攀违”当为辞别的敬辞。《词典》引例谓从官的门状,参见长官云“起居”,辞别上司云“攀违某官”。“攀违”一词司马光《书仪》卷一“私书”《谒大官大状》下有具体说明:“己欲他适,往辞人曰辞;人欲他适,己往别之曰攀违。”[29] (p.464)其中着重声明“辞”与“攀违”在施用场合上的不同,“攀”之恭敬意味,由此可见一斑。然则“攀违”并非指有违于依附,而是用作辞别对方的敬辞。

#### (二)示问

指表示问候的简札书信之类。唐韩愈《答魏博田仆射书》:“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问,欣慰殊深。”[21] (p.4418)

按“释”示问”为“表示问候的简札书信之类”,表面看来文从字顺,深究起来,却是误解了“示问”的根本含义和语用功能。“示问”者,训示询问之义。作为尊长,其来信的内容多是训示和询问,因而古人常以“示问”敬称对方的来信。如《书仪·蒙与物谢启》:“某至,伏蒙示问(原注:无书则云伏蒙赐及),兼赐及某物若干。感戴恩造,下情无任战惧。〔斯1725号背〕由注文可知,“示问”即书。刘禹锡《上门下武相公启》:“去年本州吏人自蜀还,伏奉示问,兼赐衣服缯彩等。”[30] (p.214)例中“示问”

亦用以敬称对方来信,而不是“指表示问候的简札书信之类”。

### (三)干浼

请托,请求。宋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干浼清重,悚仄悚仄。”<sup>[21] p.1125</sup>

按《词典》引例中“干浼”之请托、请求义,仅是随文释义而已,并非其本身固有的词汇意义,而且此释义也误解了例句原意。“干浼”乃书启结尾处的习用套语;“干”谓触犯;“浼”指玷污、污辱,两字多与含义相近的语素组成双音复词。如《后唐朔方节度使书启底稿》:“今者有少干尘,谨具别状。”(伯2539号背)同卷:“具马。右谨送上聊表贺仪。虽无逐日之踪,愿则朝天之骑。浼尘视听,深切惭惶。”此二例皆谓有礼物呈献对方,信中却谦虚地说,这样做“冒犯污辱”了对方。可见“干浼”亦为同义复词,义即“触犯、侮辱”,含有谦敬意味,习用于书启末尾,其后多接尊称对方的词语。如《桂苑笔耕集》卷一七《再献启》:“但恋深恩,干浼尊严,下情无任感戴兢惶涕泗之至。”<sup>[27] p.162</sup>例中“干浼”谓冒犯、污辱,其后的“尊严”用以敬称对方。由此可见《词典》所引例中的“清重”即用来敬称对方,则“干浼清重”谓(书中所言)冒犯污辱了对方,故倍觉悚仄。

### (四)休祲

吉祥的征兆。《后汉书·陈蕃传》:“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祲符瑞,岂远乎哉!”<sup>[21] p.498</sup>

按:“祲”者,祥也。《说文·示部》:“祲,祥也。”<sup>[31] p.7</sup>《诗·周颂·维清》:“迄用有成,维周之祲。”毛传:“祲,祥也。”<sup>[32] p.584</sup>则“休祲”乃同义复词,义为“吉祥、美善”,习见于敦煌书仪。如《县令书仪》:“伏惟著作才高陆海,德聚陈星,文词不让于班、阳(杨),德行已光于颜、闵。爰因令节,更保休祲。”(斯78号背)例中“休祲”用于贺状,指祝愿对方常保吉祥、美善。可见“休祲”并不是“吉祥的征兆”。《词典》此义实由例中“休祲符瑞”四字之义得来,因为“休祲”指“吉祥”;“符瑞”谓“征兆”,二者连言即“吉祥的征兆”。

## 四、提供恰当的书证

对于大型辞书书证滞后或阙如的情况,有的学者建议收集资料,积少成多;有的则以为在科学昌明、电子技术发达的今天,汉语词汇的寻流溯源工作已极为便捷,可以从略。诚然,当今电子文本的检索大大便利了词语的溯源工作,但对于一些尚未实现电子化的出土文献(如敦煌文书),其中涉及的语词或有不见于电子文本者,如果我们完全依赖电子文本,岂不掩盖了语言事实的真相。更进一步说,即使所有的文献都已实现了电子化,汉语词汇的溯源工作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电子文本并不完全可靠;另一方面,一个词语输入电脑后,一检索便会有成千上万条类似的“词形”出现,这其中哪些是词,哪些不是,哪些更早、更可靠,都还须我们“人脑”进一步识别。有鉴于此,我们仍有必要齐心协力地发掘词语的最早用例,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语词运用的实况。

其一,提前书证的时代。《词典》在一些词的所引例子上明显偏晚,借助敦煌文书,可以大大提早词语的出现年代。

### (一)阿嫂

义项①:哥哥的妻子。引《水浒传》第一七回为例。<sup>[21] p.6902</sup>

按,称哥哥的妻子为“阿嫂”,敦煌书仪已见。如《书仪》:“与阿嫂书:不审更得某兄消息否?下情深忧。”(斯5613号)例中写信给“阿嫂”,打听哥哥的消息。“阿嫂”又可缀“子”尾作“阿嫂子”,如

《永隆等家书》：“孟冬渐寒，伏惟叔父、审审（婶婶）家兄、阿嫂子、男女、兄弟等尊体万福”，即日侄男永隆、崇善、法澄等自禀受恩，并蒙平善。（伯3687号）例中“阿嫂子”居于“家兄”之后，当即“阿嫂”的派生形式。由上二例可看出“阿嫂”一词唐五代时已习用如常。

## （二）薄酌

菲薄的酒食。谦辞。引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桓侯》为例。<sup>[21] p.5546</sup>

按：“薄酌”用以谦称自己的酒食菲薄，习见于敦煌书仪。如《新集吉凶书仪·岁日相迎书》：“献岁初开，元正启祚，入新改故，万物同宜，共叙芳辰，咸成丽景。聊陈薄酌，用展旅情。”（斯2200号）《新集书仪·局席罢散谢》：“某乙贫居，至乖祗待，空持薄酌，虚降单筵。”（伯3691号）例中“薄酌”皆其义。《词典》引《聊斋志异》为例过晚。

## （三）讣告

义项②：报丧的文告。引巴金《关于神·鬼·人》为例。<sup>[21] p.6517</sup>

按：《词典》同页还收录了与“讣告”意义相同的三个词：“讣书”、“讣问”、“讣音”，皆表报丧的消息和文告，引例都为唐宋时期文句。与此相较，“讣告”的文例不免过于滞后。由“讣书”、“讣问”、“讣音”等词可知，“讣”表报丧之义，在唐宋时期极为常用，其构词能力也较为活跃，可与表“消息、音问”义的语素组合表“报丧的信息、文告”。就词汇的系统性而论，处于同一聚合群中的语词往往具有相同的组合能力，则同时期表“音信”义的“告”也应具有与“书、问、音”等语素相似的组合能力，即可与“讣”组合表“报丧的信息、文告”义。不出所料，敦煌书仪中便有这样的用例，如《某年三月随使宅案孔目官孙延滔谢僧吊仪状》：“右伏蒙大德眷私，以延滔遐龄讣告，方积哀摧，迥垂慰问之緘封，特遗吊仪之厚礼。”（斯4571号背）例中“讣告”用为“遐龄”的宾语，显指报丧的文告。

## （四）顾怜

顾念爱怜。引叶圣陶《旅程的伴侣》为例。<sup>[21] p.7271</sup>

按：“顾怜”此义早已见于唐宋时代的文献。如《新集杂别纸》：“岂谓司空岁冥分深，顾怜情重，不诤容易，曲赐允从。”（斯5623号）例中“顾怜”即指顾惜爱怜。《词典》引例过于滞后。

## （五）起服

犹起复。古代官吏有丧，服未满而起用。引《元典章·吏部·新吏》为例。<sup>[21] p.5766</sup>

按：“起服”此义已见于敦煌书仪的凶书吊答中。如《新定书仪镜·吊起服从政》：“又承圣恩择才，起服从政，孝感罔极，五内屠裂。”（伯3637号）“起服”者，谓起用于“服”中，即服丧未满而被起用，而“起复”则指服丧期间，被起用复职。两者所指虽同，着眼点却有异。敦煌书仪中，“起服”、“起复”皆见。如《新集杂别纸》：“右某伏承太傅光膺睿渥，起复从政，伏惟攀慕（慕）号绝。”而唐宋时期的传世文献中，“起复”习见，“起服”却难得一见，直至元代文献中才出现，难怪《词典》引例为元代。

其二，补充阙如的书证。《词典》在一些词语的义项解释上，没能提供相关的书证，而敦煌文献恰能补其不足，使《词典》的释义更丰富、严密。

## （一）发书

义项③：发送书信。<sup>[21] p.4961</sup>

按：“发书”表“发送书信”之义，习见于敦煌书仪。如《曹元忠与回鹘可汗书》：“自前或有逃人经过，只是有般次行时发书寻问，不曾队队作贼偷劫。”（伯2155号背）句中“发书”为“寄信”义，可补

《词典》例证之缺。

## (二)修函

写信。如:修函陈情,言不尽意。〔21〕p.582〕

按:“修函”表写信之义,敦煌书仪已见。如《朋友书仪》:“季春极暄,不审体内如何?某乙有经王事,不获修函,永忆虑缠。”(斯5472号)《词典》所举为自撰用例,未引文献用例,可据补。

上面以敦煌书仪语词为参照,对《词典》中书证滞后或阙如的现象进行了粗略的探讨,所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笔者曾将敦煌书仪中词语及其含义与《词典》中相关语词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约有262个词语(包括上面讨论的5个)相应义项的首见例晚于敦煌书仪。可见,敦煌书仪语汇可为《词典》的溯源提供丰富的材料,即使不能真正溯其“源头”,也可将其使用年代向前推进一大步。

## [参 考 文 献]

- [1] 王云路.辞书失误考略[A].王云路.词汇训诂论稿[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208-215.
- [2] 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3.
- [3] 杜光庭.广成集[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131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4]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5]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庄子(撰),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7] 刘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8]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9] 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四[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103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0] 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八[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111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1] 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2] 杜正伦(撰),〔日〕藏中造(校注).杜家立成雜書要略注と研究[M].東京:翰林書房,1994.
- [13] 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A].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C].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43-47.
- [14] 晁补之.鸡肋集[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172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5] 陆游.渭南文集[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200—201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6]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7]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18] 张九龄.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一〇[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105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9] 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词语例释[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 [20] 严可均(辑),吴福祥,厚艳芬(审订).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1]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缩印本)[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 [22] 皎然.昼上人集[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111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23] 萧统(编),李善(注).六臣注文选[Z].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4] 荀子(撰),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5] 陆贽.唐陆宣公集.卷三[M].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113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26]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7]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28] 张自烈.正字通[Z].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 [29] 司马光.书仪[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1986.
- [30] 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1 ] 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2 ] 阮元.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

[ 责任编辑 何海峰 ]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Stylistic Language to Dictionary Compilation

ZHANG Xiao-yan

(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

**Abstracts :** The linguistic research with a focus on some literary style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past century despite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that has made good progress. The serious lag in the research on stylistic language ha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compilation of large-sized / unabridged Chinese dictionaries , resulting in omissions in many aspects , such as word collection , entry selection , definition and exemplification. The Dunhuang document has been given full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neoteric Chinese study , because of the reliability of its language data. For that , *Hanyu Da Cidian* (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 , the largest one of its kind at present , collected quite a few words from the said document. But all these words are mostly taken from the more colloquial style of speech called *bianwen* ( a form of religious narrative literature widely popular at Buddhist service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reafter , with alternate prose and rhymed parts for recitation and singing ) and the folk songs. Lexical items from the texts of the "general" style of literature like *Shuyi* are rarely collected in *Hanyu Da Cidian*. Even if a few of them have been done , their definitions are mostly incorrect with the illustrative examples being out of date and etymological notes far from adequate. Taking *Dunhuang Shuyi* as a case study and *Hanyu Da Cidian* as a reference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stylistic language to the compilation of dictionaries in ( 1 ) word collection , ( 2 ) entry selection , ( 3 ) definition , and ( 4 ) exemplification ( 1 ) A lot of new words from *Shuyi* , mostly with typical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rarely available in any other classics and ignored for long , are to be included in *Hanyu Da Cidian* after a relevant study. ( 2 ) Old words with new meanings , reflecting a change in semantic feature , are to be included for the good of *Hanyu Da Cidian*. ( 3 ) Example sentences from *Shuyi* , which are adequate enough to illustrate the definition of some of those entry words misinterpreted or interpreted less adequately in *Hanyu Da Cidian* , are to be included , since accurate defining marks the quality of dictionaries like *Hanyu Da Cidian* , which contains a number of errors and inadequacy in semantic and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 due to a variety of reason. ( 4 ) Exemplification in large-sized / unabridged Chinese dictionaries is somewhat out of date or less abundant enough. The author 's related finding in *Shuyi* can prove that the first exemplification of 262 words or so in *Hanyu Da Cidian* , which are corresponding to those in *Dunhuang Shuyi* , is later than in the latter. The exemplification in *Shuyi* can antedate that in *Hanyu Da Cidian* or add what are missing in it.

**Key words :** stylistic language ; dictionary compilation ; texts of *Dunhuang shuyi* ; *Hanyu Da Cidian*